

我尽力划亮一根火柴用以取暖



方格子：我已将小说写进了死胡同，电脑文档里，起码有三十七个中短篇小说的开头或已成稿，重复的写作跟重复的日常同样使我心生恐惧。有一年在黔西南巧遇三十二岁留守女子在屋门口做鞋子（已少见这个手艺了），女子身后是三层砖瓦新房，大热天进得屋内，凉得我一个踉跄。这是《留守女人》的最初触动，新书出来没多久，我父亲过世，我想我的下半辈子要在痛失亲人的悲伤中度过了。《一百年的暗与光》，记录浙江乃至中国麻风病防治艰难历程的这部非虚构，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我。的确是那样。

李凤群：我们快点来谈谈你新作《寂静之声》吧。你从非虚构领域又一个“突然归来”重拾小说创作，以一部沉甸甸的《寂静之声》开路，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故事吗？

方格子：或许每个作家都有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。完成初稿后，自认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小说，在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时光后，又确信《寂静之声》填补了世界上最差小说的空白。一遍遍重写，小说人物入了梦，顾念的祖父顾长年，着黑色呢子长风衣，撑着雨伞，是儒雅而潇洒的绅士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知道他就是顾长年。梦醒，我觉得人物可以继续活在我的小说中了。我的生活也能继续下去了。

李凤群：“他在石板老街走过，有人刷标语，得知他识字，大刷子递过来让写一条，那人去抽烟。他写：智慧胜过愚昧，光明胜过黑暗。”《寂静之声》中这样的段

落不胜枚举。上一次看到如此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的文字还是高尔基的《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》。你能谈谈写作《寂静之声》之前，你都读了什么样的书？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？

方格子：读过门罗所有的中文版小说，倾慕她文字里的机锋。马洛伊·山多尔的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，给我最后以第一人称多视角叙述的勇气。波拉尼奥的《2666》是枕边书，它修正我的叙述节奏。从第一稿27万字，到成书后不足20万字，“节制胜于放纵”，我想事实如此。

李凤群：据说，在写作《寂静之声》之前，你还读了数遍《白鹿原》，能谈谈为什么吗？

方格子：如果我愿意诚恳地道及，那便是我时刻注意不能让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《白鹿原》的痕迹。《白鹿原》，我了解它熟读，它是为了舍弃它不受它控制，它征服了我。我不希望它左右我的创作。

李凤群：你在《寂静之声》里，写了几代人多种形式的爱情，你想表达的爱情又是怎样的？

方格子：战乱，疾病，饥馑，无论如何爱情都在独自生长。苏漫秋没有跟顾小年团聚是意外，苏年轻时健朗有趣多情，战后他理应带着水灯见顾小年，但他留下“小年，见信我已成灰”，他的决绝离去是对历史的反叛，他勉力维护在情人眼里曾经的自己。并非战乱，是爱情的苍凉与伟大拆散了他们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卿若践我三生约，我定酬卿一念痴。在爱情面前，顾家，苏家，都有一份痴。

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人物

方格子，两度就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杂志发表或被转载中短篇小说数十部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锦衣玉食的生活》《谁在暗夜里说，冷》《赞美诗》《冥冥花正开》等，长篇非虚构作品《留守女人》《一百年的暗与光》《我有一条江》等，最新出版长篇小说《寂静之声》。《锦衣玉食的生活》获《小说选刊》“贞丰杯”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长篇非虚构作品《一百年的暗与光》获浙江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作品两度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，数度入选各种年度读本。另有作品获奖、译介。

3

读一些根本不懂的书，让我知道自己多么无知，知道世界如何辽阔。

李凤群：说到顾家和苏家，在“讥笑”“饥饿”“战乱”“审判”“疾病”面前，他们以柔克刚，暗自挣扎，勉力生长。我觉得极具“江南气质”，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拿它与《活着》和《文城》相比较，你同意这种比较吗？你觉得有什么不同？

方格子：2020年12月，《寂静之声》完成，当时叫《长河》，我打印7份书稿请文友和读者看。2021年3月《文城》出来，读过初稿的文友给我电话：“不得了，《寂静之声》的换糖佬和《文城》的林祥福，凭着方言寻找爱人小美的情节一样。《寂静之声》写顾家，《文城》寻找的也是顾家小美。你快点改掉吧。”后来，我跟作家朋友描述这个细节，她们友善地安慰：江南作家都有与生俱来的方言情结（故乡情结），当做自己创作生涯的佳话吧。不改。

李凤群：《寂静之声》其实更多地反映百年来社会的、家族的、精神的、情感的各种问题。在写作中，人物这么多，年代跨度这么大，处理故事有难度吗？小说里“天一样大的大手”，具体来说是什么？

方格子：失败的第一稿出来后，我收拾破碎的勇气和信心开山辟路，重写三遍。也就是，我是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后，最后完成《寂静之声》。“天一样大的大手”，这个意象从我十二岁那年（小说中顾及去世的年纪）落进心里，有一天，二姐忽然问：“如果天答应我们一件事，你们想要什么？”“让我们的家快点倒灶。”倒灶是方言，灶台倒塌，烟囱不冒烟，家庭分崩离析。只要倒灶了，我就能离开家，离开我出生的地方，我将“家”看作了天，看作命运也未可知。这或许是首次将“天一样大的大手”视同命运的最初觉悟。

李凤群：据说，你的包里任何时候都有书，那是什么样的书？

方格子：读一些根本不懂的书，让我知道自己多么无知，知道世界如何辽阔。近些年读童话，《白轮船》《佐贺的超级阿嬷》《小王子》这三本当做成人文学来读，但又将自己带入童话。

李凤群：正好，你就谈谈《月亮上的妈妈》吧。这本童话的创作契机是什么？眼下也有不少成熟的作家涉足少儿读物的写作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？

方格子：我永远不会忘记皖北陶老乡。有一天，我走进一个院子，看见一个女孩倚在装满麦子的麻袋上哭泣，因为父母在外，姐妹又众多，她被迫休学在家。她拿出抄写在已经用不着的语文课本上的地址，让我告诉她那是哪里。我看到地址，是广东东莞一个工业园区某家工厂的员工宿舍。这个女孩，以及跟她一样的好多孩子，我想送他们一本书，一本我写的童话，关于月光，爱与守护。那是《月亮上的妈妈》的写作契机，后来我将这本童话写好了，寄给了他们，或许，他们看到书会想起方格子，想起曾在月光下的麦垛边，我给他们讲的故事。张炜老师说，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的基础和入口，还是整座文学大厦的开关，只有打开这个开关，它才能变得灯火辉煌。文字终点或许是童话吧。

李凤群：动物说话和思考，只有童话世界才会存在，但在现实世界里，这恰恰是人和动物的区别。你给《月亮上的妈妈》做了定格，是为了纪念什么吗？

方格子：让万物说话，发出独属于它们的语言，赋予它们人类的情感以及它们自己的情感，这是我个人理解的童话。我曾在黄鹏翔老师的“桃源画室”学油画，之后，黄老师凭借才情热情花半年时间制作4分钟的定格动漫，小狗与人都发出了各自的声音，温暖治愈——这或许可看作文学和现实不确定的关系。

李凤群：现在是普通话时代。你在文学作品中是怎么处理方言这一问题的？结合自己的实践，说说地方语言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？

方格子：恰如其分的方言有着普通话难以企及的韵味，自如运用地方语言让我的写作酣畅淋漓（但有经验的作家必定深谙一个道理，你认为的酣畅淋漓的书写到头来或许只满足了当时的叙

述欲望，最后统统无用，以立刻删掉为快）。小说里用上准确的方言，有地域意义上认同。方言像勇士，带着泥土气息的勇气反抗语言的千篇一律。

李凤群：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，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，而你的作品让人读了以后，心灵会得以宁静。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意义？

方格子：无论活到多大，捧起一本书，与作者以及书中人物越过时空相见，如此美妙。读书对我们的意义大约是，人们深信必死无疑，仍然怀抱挚爱行走一生。阅读使人摒弃不反思的自信。总有一种无形的从书中才能获取的力量，让我们仍然具有爱的能力。

李凤群：在新媒体时代，纯文学的可读性非常重要。但思想性，是优秀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品质。你认为，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

方格子：通常意义来说缺一不可。但往往难以两全。掩卷沉思，措不及防的时刻，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文本之外深邃的东西，那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。思想性或可这样理解。

当然还需要智慧。那些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智慧，引领读者认识自我，敬重自我，使生命更完整、真实。对困境说“不”。永恒的，不朽的，辽阔的爱。还有仁慈和悲悯。

李凤群：除了写作，你业余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？

方格子：看电影，听音乐，阅读，步行，做一份美食，打一件毛衣。

李凤群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大江》《大风》《大野》《月下》等多部，曾获第三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。

上海方谈